

◎文学聚焦·海外华人作家看中国当代文学之二

#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

叶 周 (美国)



刘震云



金宇澄

我的书架上收集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陈忠实、莫言、余华、刘震云、贾平凹、王安忆、格非、金宇澄等等，林林总总，其中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多位作家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人物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内容有探索历史的，也有反映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可谓色彩纷呈。作家的视角不一样，手法也各有千秋。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有些我曾经经历过，更多的是我陌生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弥补了我离国后对变化万千的中国生活的认识空白。

## 作品鲜明特点是接地气

这些作品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接地气，作者熟悉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写出了不同凡响的个性色彩。而文学作品给时代留影，就是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带有无法抹去的时代烙印。作家们的文学叙述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色彩，用不同凡响的叙述方式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刘震云作品写的人物三教不全，可九流皆有，杀猪的、卖菜的、卖凉粉的、卖馒头的、卖银饰的、染布的、还有洋人土牧师……读刘震云的作品，难免被他语言中的“弯弯绕”困扰然后着迷。一件简单的事，被他绕来绕去地述了一遍，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一句简单的话，被他绕来绕去地说了多遍，居然就蕴含了哲理。恐怕这就是刘氏小说的典型印记。《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白嘉轩，后改名叫吴摩西，与隔了一代的牛爱国同样的命运，都是被老婆抛弃了。可是他们千里寻人，心里却知道自己在“假找”，真实的目的是去找那个和自己说得话的人，来给自己解心里的郁闷。书中的一个人物劝牛爱国时说

得好：“就是找到这些事，也解不了你心里的郁闷。”

刘震云的小说如同在讲寓言，通过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粗粝质朴的人生道出了古往今来社会人群中永远的孤独感。为了从孤独中获得解脱，他笔下的人物选择了流浪，何况我们呢？多少漂流海外的游子，到异国寻梦，这其中对梦的追寻又是不是有“假找”的隐衷？是不是为了摆脱心中永远无法解脱的孤独呢？可是，心中的孤独真能够摆脱吗？或者我们最终寻找到的和刘震云笔下的吴摩西、牛爱国一样，只能是另一种孤独的替代物，它的名字也叫孤独。吴摩西和牛爱国的千里漂泊共同讲完了一个为孤独找寻对话的人生体验。有一次在洛杉矶我主持了刘震云的演讲，亲自领教了他说话绕来绕去，却充满幽默和对社会怪象细节把握的力度和准确性。刘震云通过民众的生活，洞察人们心底的隐忧。他的作品往往从简单的生活中发掘出荒诞的故事，然后又从荒诞的故事中讲述真切的生活哲理。

金宇澄的《繁花》也是令人拍案叫绝之作，他用改良版的沪语讲了底

层市民的故事。现实和过去交叉，让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海派生活带着油烟气走向读者。原作是发表在弄堂网上的作品，阿宝、沪生和小毛这些个弄堂里的小人物成了贯穿小说首尾的主要人物。阿宝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经过跌宕的生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为商人。沪生出身空军干部家庭，因父母问题搬出公寓，住入旧公房，后来做了律师。小毛出身于钢厂工人家庭，原钟表厂下岗工人，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是落魄而死。小说行文像“说书”一样平静讲述这3个童年好友的上海往事和改革年代的跌宕起伏，以及他们周围的一群女人的家长里短，离婚、算计分财产、家产被骗、投资惨败，从女大款变成女瘪三……作者自述：“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小说结尾，阿宝与沪生依照小毛的遗言，去帮助借宿在小毛的房子里的法国人芮福安和安娜拍摄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讲了一个法国工厂主爱上中国纺织女的故事。出自外国人手笔的故事，对于真实的上海不了解，作者以此嘲讽时下流行

的上海传奇，不过是一些滥俗的套路。《繁花》扎根于城市的弄堂里，写出普通市民阶层群体的俗世生活，渗透着弄堂生活的气息，成就了一部特点鲜明、与当下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学的长篇。

## 小说叙事手法有独特之处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作家的小说叙事手法都有各自独特之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采用拟话本的叙事方式，从一条线索捋出另一条线索，每条线索都给你一一道来，这是典型的中国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国的百姓在跨越历史和现实、游走于城乡之间时，在熟悉和陌生的环境中难免局促，这种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上难以言表的寂寞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繁花》采用了上海话本方式，显现江南语态的叙事气质和味道，却又对沪语叙述进行了改造，避免外地读者难懂的海话。正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语所概括的：“他把传统资源、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

综上所述的这几位作家，以自己颇具个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各种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进行描述评判。中国的当代文学对于城市的表现历来是弱项，“城市无文化”这样的论调在小说创作中已经持续很多年。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文学的表现也越来越多体现出农村与城市交织的生态人间。作家不仅在文学内容的挖掘上颇有独特视角，而且在文学表现手法上都不同凡响，这些独特叙述携带着传统文学的余韵，又充满了新时代的元素，将生活中的故事讲得好读好听，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点赞！点赞！还是点赞！

◎新作评介

# “奔月”的叙述魅力及其他

——读鲁敏新作《奔月》

武 歆

最近几年，鲁敏的小说创作越发呈现冷峻面貌。继《六人晚餐》之后，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似乎把“鲁敏式冷峻”向更加极端的地步又推进了一步。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她笔下的女人物已经由过去的“不安、焦灼、迷茫，变得放肆、愤怒，甚至已经开始谋划逃离了，而且还是离开人间，逃到高冷、寂寞的月球上。

《奔月》的叙事并不复杂，一个叫“小六”的女子，以“失联”的状态出场。这样的出场，肯定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希望。作者在暗示读者小六死了的同时，却又通过小六身边人的言行，顽固地让小六“活着”，不断地以“主动失联”的暗示来矫正读者的阅读偏移。读者以为作者会把这样“是死是活的游戏”进行到底，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章节，小六就“死而复活”了。于是，小六为何“主动失联”的内幕，揪着读者的心，开始一层一层地慢慢揭开。

《奔月》的叙述风格，高亢、激昂，快刀斩乱麻，不拖泥带水；语言凛冽而有气势，仿佛作者使用的不是笔，而是一把锋利的刀子；还有一点，就是悬念的设置。

怎样讲述一个有可能死掉的人？有多种讲述。比如遮遮掩掩，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鲁敏没有遮掩，也没有躲闪，直接把底牌亮出来，犹如“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不在“怎么死”上下工夫，而是在人们怎么

“看待死”上做足功课。那么底牌是怎么亮出的？小六丈夫、快递公司老板贺西南，在寻找小六的过程中，通过相关线索，总结了4种可能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

《奔月》的悬念是埋伏在每一个细节里面的。比如，通过贺西南的心态，悬念产生了。“在出事之初，小六是彻头彻尾地死了，正是通过他这20天的奔跑，勤奋的交叉的奔跑，小六变为下落不明了。这是质的变化，是起死回生，最起码可以说是缓期执行。他救活了小六，把她重新拉回到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描述，读者分不清贺西南到底是怎样的心境，是希望小六死还是希望活呢？于是又开始疑惑小六的死与贺西南有什么内在关联。旧的悬念还没解开，又把新的悬念叠加在一起。

悬念似乎还没有停止。贺西南是快递公司老板，按理讲快递公司能找到所有的地址，怎么就不能找到自己妻子的去处呢？况且又不是空难，只是大巴车翻车，人不可能插翅飞走吧？

故事推进到这里，作者似乎觉得这样的悬念还是不够，还要继续加重贺西南的疑点。于是又有了下面这样的讲述：失联需要4年之后才能宣告死亡。只是关于“失联”这个状态，就可能出现极大的想象空间——拖到4年；接着，又有了这样的文字：太好了，4年能做多少事呀。贺西南“压下脸上的喜悦，这算是拿到了秘密的授权书”。

贺西南是与小六关系最为密切的

人，把这个最密切的人的“疑点”做足了，悬念的整体架构，也就理所当然地立起来了。所有其他人的怀疑，只会加重悬念的铺排、蔓延，由此使得叙事更加扑朔迷离。

正是因为初始时主要人物小六的“不在现场”，所有人的猜测都有理由成立，因此都能成为悬念的有力支撑。至于后来如何拆解乃至重新架构，都不妨碍这个悬念王国的整体构架。这是鲁敏在以往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新的尝试。

小说在时空翻转上也极有特点，大开大阖、纵横千里。但又始终跟悬念紧密勾连，让读者不想放下。比如，第一章从“死的角度”讲述小六，从第二章开始，突然让小六复活，回转身故发生时的小六状态。这一突然转向，让阅读者有些惊讶，甚至有些措手不及。而且小六的“失联”，完全是她自己制造的。小六为什么要自己制造失联？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鲁敏在悬念的构思上，既有细微之处的隐秘设置，也有“光明正大”的冲锋号。这也印证了斯蒂芬·金的那句名言：“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要惊到你、吓到你，小说就要有人身攻击的效果。”

《奔月》的许多细微之处，鲁敏是以短篇小说的写作姿态去描写的。请看这样的描写：“贺西南僵尸似地从阳台上找到肥皂盒，里头果真有一块黄色雕牌皂，被小六用得瘦了，都有了腰身”。这样传神的精妙描写，让写作同行异常嫉羨，可是鲁敏却把它奢侈地夹在叙述



的洪流里，不仔细看，很容易滑过去。但也正是这样细微之处的精彩叙述，才构筑了《奔月》的整体叙述美感。

《奔月》在关注“大”的同时，也关注“小”，并且用“小”反衬“大”。譬如在塑造主要人物的同时，对一些次要人物也给予关注，没有潦草对待，甚至就是一些简单的“过场人物”，作者同样心到笔到。比如小六“主动失联”后，来到山区的一户人家，作者是这样描述这户农家老夫人的：“主家是对老夫，老头儿陷在沙发里，捧着一叠软乎乎报纸”。这样一个细节的描述，特别是“软乎乎的报纸”几个字，把这个家庭的全部状态全都描述出来。不能不说，这是鲁敏多少年短篇小说写作训练的结果。“他忙于读报，只读旧报，好在这也没啥影响，5年前的交通事故或降温提醒，今天读来是一样的恰如其分”。充满幽默的讽刺，看似随意却又异常机智。这样的“闲笔”，在《奔月》中几乎随处可见，也正是这些随处可见的小珍珠，才显现了《奔月》的整体光芒。

《奔月》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偏爱不存在的荒谬胜过存在的荒谬”。这部小说独特的叙述、精致的细节描述、悬念的有机设置，都为作者这句内心独白的烘托，做出了充分有力的贡献。

# 从合欢牡丹面前走过

——点评江岚小说《合欢牡丹》

赵淑敏 (美国)

时情景或生活细节、人际关系、人物个性。她开头就写两个女人的对话，两个死党级的好朋友，在曼哈顿的街上，对着电话就嚷了起来。她就从这里放开了笔，笔风很泼放同时也很细腻，交互挥洒，写得非常好。

这本书写的是“移根的”牡丹。很多人的作品，不管男的女的，移根过来到了纽约以后，常常是动辄标榜成功，感叹失败。其实成功和失败没

有什么固定客观的标准，江岚没有把故事套进这种思维模式里。她就用几株移根到美国土地上的“牡丹”来表现女性移民，让她们展现风华。正因为她们在这里放开了笔，笔风很泼放同时也很细腻，交互挥洒，写得非常好。

有了安定生活，当然也就有余思关注自省内心的一些纠葛。“陪读太

大”到美国以后，如何艰难地从头开始寻找自我？女主角沈玉翎就是一个从陪读太变成自立、自立，从舞台的角落步上舞台正中的女性，一棵扎根的牡丹。江岚写的这些华裔女子很接地气！不过她们所接的土地，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派克大街的地境！她们是可以扬起头在那样的地方与洋人并驾齐驱的牡丹。她们是有可能大展风华的条件的人，她们有她们的自信，有她们的未来，当然也仍有她们的渴望。

作品中有14处写到不同的牡丹。这些牡丹产生很多暗示，让读者去深思，去遐想，作者究竟在说什么。

江岚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人和事，在我们落户的纽约，大家都可以碰得到。

◎作家谈

# 以诗歌书写五千年中华文明

吉狄马加



华文峰的三卷本《中华史诗》(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诗歌的重要收获和成果。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时代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在这样一个时代，看到这样一部5万多行的史诗，我觉得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过，作者以自己的雄心壮志，用五六万行的诗歌，来书写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与辉煌，的确是一部鸿篇巨制。

过去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出史诗的民族，有创世史诗，有英雄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还有西南的彝族、傣族、哈尼族、白族、苗族，都有很多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在西方中世纪也有很多重要的长诗、史诗性的作品。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西方历史上的《奥德赛》这样一些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20世纪以来有不少长诗，但是这些长诗最多五六百行。《中华史诗》写了5万多行，这样的长诗，不光是现在，在世界诗歌史上、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很少的。这部诗歌具有史诗的品质和品格，我更想把它叫成中华史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的教化作用是诗歌重要的作用。华文峰把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通过诗的方式进行了书写，这个书写力度很大，量也很大，作者要投入大量的心力、体力，作者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充满着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很深的热爱。它是一部大气的诗歌作品，这部作品写了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写了历史上重要的伟大人物，书写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文化、文明、自然山川，传承了中华文化，体现了文化自信，也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教育意义。这部史诗让中小学生学习，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对我们了解历史，了

解中华的文明，了解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教育我们下一代，这部史诗是很有意义的。

我写那么多年的诗，最长的诗也就500行。前两天黄河博物馆约我写一首诗，要在200行到300行之间，要放在黄河博物馆刻在金属板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一个多月都在想这个诗，但是真正写这个诗3天就写完了。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写过黄河，这个诗你还不能重复别人的写法。我在青海工作了快两年，黄河周围几个省我都去过。黄河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象征，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隐喻。另外这也不是简单地对黄河的历史作一般的叙述，黄河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关键看你怎么把握。所以我感到能写5万多行是很不容易的，华文峰是我们诗歌界的劳动模范，他有这样的毅力，把这样一个史诗的写作作为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华文峰把握的中华历史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文明，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诗中写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包括对人文历史、事件的看法，表达很充分，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尤其是对现代史的把握，包括对400多位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战略眼光。一个诗人，写这么大的作品，如果没有宏观的把握能力，对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包括漫长的历史如果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和看法，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 琦君故里话乡愁

杨 鸥

今年是温州籍台湾作家琦君诞辰100周年。日前，第二届琦君散文奖颁奖暨海峡两岸散文论坛“文学与乡愁的当代表述”在琦君故里浙江温州瓯海区举行。活动由《十月》杂志和瓯海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周晓枫的《离歌》、张炜的《松浦居随笔》、李修文的《三过榆林》获得第二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台湾作家廖玉蕙的《像蝴蝶一样款款飞走以后》获得第二届“琦君散文奖特别奖”。

琦君本名潘希珍，是浙江温州瓯海人，1949年去台湾，2006年在台湾辞世。琦君笔耕文坛50年，小说《橘子红了》被改编为电视剧，并以创作怀乡散文见长，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中国风味的散文家”。

本届琦君散文奖获奖作品周晓枫的《离歌》以悼亡文字处理时代典型人格和精神类别，提供了散文反抒情式写作的典范。张炜的《松浦居随笔》以大地、原野和劳作构成精神基调。种植者用生命与行动的热力，为物欲浮华的时代，搭建了一座理想主义的葡萄酒庄。李修文的《三过榆林》以自己三次经过陕北榆林为线索，书写了一对以说唱为业的民间盲人师徒坎坷而传奇的命运。作品包涵源于作家心灵深处的大热烈和大荒凉。廖玉蕙《像蝴蝶一样款款飞走以后》观察人间万象之余，也回首蝴蝶般的青春回忆，让往昔今时交相辉映，反诘新的人生况味，构成让人感动的篇章。

琦君写了一辈子的乡愁，充满对故土的眷恋。乡愁是文学重要的母题，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学与乡愁的话题。作家张炜表示，一个作家一辈子无论写什么题材，以什么方式表达，很大可能都在抒发一种乡愁。文学在回忆、对往事的怀念、追述中表达出思想情怀。离开了乡愁的写作比较浅薄，乡愁几乎代表了我文学作品中的所有内容。

台湾作家郭枫认为，乡愁有多个层面，有淡淡的民歌式的乡愁，有像琦君那样温柔敦厚的乡愁，也有国仇家恨式的乡愁。

作家周晓枫认为，一个人在跋山涉水之后折返才能认识到乡愁的价值。

台湾作家廖玉蕙认为，乡愁不仅仅是土地问题，更是人情问题。你的亲人、失去的东西、人情，才是故乡最吸引你的地方，也是最让人惆怅的地方。

台湾作家吴钧尧说，离开故乡才有乡愁，乡愁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告别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也是一种乡愁。

在作家张锐锋看来，乡愁不仅是对地理上的故乡的怀念，也是对精神故乡的怀念。评论家何平认为，离乡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离开，还有文化、语言、童年的离开。失去了才去寻找，才有乡愁。不同时代的乡愁有不一样的表达。